

2017.7

寶鶴文史資料



寶鶴文史資料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
宝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第三輯

宝 鸡 文 史 资 料

第三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宝鸡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内部发行)

1972.7.14

宝鸡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
宝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内部发行)

承印单位：眉县印刷厂

开本：25开 字数：81000

印数：4000册

1985年11月 印制

《宝鸡文史资料》第三辑目录

- 抗日初期见闻片断 贾秉仁 (1)
- 十八集团军热情支援我们抗击日寇 张象珊 (14)
- 缅怀胡致周同志 张晓钟 (20)
- 参加晋南豫北抗日战争的回忆 杨继厚 (24)
- 我亲身经历过的一次抗日战役 徐培元 (36)
- 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罪恶 王光永遗作 (39)
- 我亲眼看到日寇飞机轰炸宝鸡的惨状 贾福荫遗作 (42)
- 宝鸡各界抗日后援会简介 何明初 姚维熙 (46)

- 忆远征军缅甸战役片断 邵耀光 (53)
一个抗日机构的始末——漫谈宝鸡动员委员会 刘巨源 (63)
唤起民众的最强音——抗日歌声 贺允恭 (70)
陕西省动员总指挥部概况
..... 姚维熙 (76)
一起盗卖军粮案的结局
..... 何明初 (84)
江西宁都起义纪实 杨继生 (89)
杨虎城与吴新田宝鸡之战
..... 贾福荫遗作 (96)
阎冯倒蒋时期宝鸡的兵灾
匪患 贾福荫遗作 (100)
给同船故友的几句话 王瑛 (107)
绚丽多姿的凤翔彩绘泥塑
..... 党天才 (113)
凤翔师范学校发展简史

(凤翔师范学校校史编导组)

- 郭邠祥执笔 (123)
回首学医四十年 苏文海 (139)
解放前宝鸡地区公路建设
概况 蒋怀德 (154)
抗日时期宝鸡私营布厂承织
军布的内幕 周顺礼 (161)
宝鸡“中国照相社”是怎样
发展起来的 段连城遗作 (169)
“兰记”海味店 郝绍忱 (176)
散关考辨 李仲操 (180)
法门寺游记 任鸿献 (191)
(附图)
V 天主教传入宝鸡 曾尚贤遗作 (198)
史海捞针——漫谈宝鸡的几
个开头 姚维熙 (206)
反动道门——一贯道 李乐天 (215)

转载

回忆蒋经国的几件事原载

原载《杭州文史资料》第四辑

(221)

封底说明：古大散关

抗战初期见闻片断

贾秉仁

一九三七年三月，我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研究院毕业了。当时我是在研究院专攻市政学的，以中国市政学会特派赴日市政考察专员和北京市政评论社编辑的名义，除在日本明治大学研究院专攻市政学外，还担任着东京市政调查会名誉研究员。我的毕业论文是《公营企业论》，经学校审查通过，得了政治学士学位，发给了毕业证书，经东京市政调查会的介绍到东京、大阪、京都、奈良、名古屋、神户等各大都市作了一次实地考察，得到不少实际资料，五月便离日回国了。

回到北京，首先便是忙着寻找工作，当时的社会，不管你有多大学识，或专门技术，总是要找门路，有人推荐，才能找到枝栖。同学

同乡各成一帮；各行各业，均有系统。就是国民党内也各成派系，如蒋介石的黄埔系，汪精卫的改组派，谢持、邹鲁的西山会议派，胡汉民的元老派，孙科太子派，张群的政学系，孔祥熙的铭贤派。特务组织有二陈的中统（也叫cc）戴笠的军统（即复兴社）。在教育界也是各校自成系统，门户森严。如果没有权威人物的推荐，你也只有望洋兴叹了。我经母校老师介绍，回朝大（解放后改为政法学院）教“政论”。校长江庸与我谈好，接受了学校聘书，以讲师名义在母校朝阳大学任教了。可是江校长与我谈妥，而副校长夏勤在南京最高法院任刑厅厅长，需要到南京面谈一下，就可确定。以此我于七月五日乘车南下，六日到达南京，正逢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从此便无法返北了。

我到南京住到同学刘澄清家里。刘住在五台山村，是一座三层楼的小洋房，他只租了人

家二楼的一大间房，我们三个同学挤在一起，到是很随便。闲着无聊，每天除看些书报杂志以外，就是压马路，逛市场，更多是跑警报。我住在五台山村的时候，就在邻居发生过一件惊人大事，就是行政院秘书被枪决了。秘书名黄浚是行政院的秘书，他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死刑的。据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国民党政府根据中国共产党驻京代表周恩来的提议下，准备封锁长江，把日本停留在长江中的军舰和商船一网打尽。可是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高级会议某日下午才作出了决定，而日舰在当天晚上就全部撤走了。当时高级会议参加者不足十人，是谁走漏了消息呢？后据周恩来提出有凭有据的确实材料证明，乃是作为会议记录的黄浚，他派亲信在一个食堂里，用换礼帽的方法把密信传出去，经日商从书店把秘密消息送给日方，日舰才全部撤走的。据说：黄公馆的司机是中共地下工作人

员，对这件事掌握了确实证据。因证据确实，不容争辩，国民党也只得把黄浚处死。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芦沟桥响起了抗日炮声，“八·一三”日寇又向上海进攻、全国军民坚决抗击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并一再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消除内战，一致对外，国共合作，团结抗日。

蒋介石接受了这一主张，在庐山发表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方针，举出解决芦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还表示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于是由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掀起了。鉴于要对日战争，留日学生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因此国民政府才成立了留日学生训练班。

我参加留日学生训练班，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地址在南京孝陵卫，是从一九三七年十月开始的，入学的第一关是脱下便衣换上军装；再一点便是推光头。训练的课程，可以分

两大类。第一是军事课，即所谓典范令，具体的说是《步兵操典》，筑城教范和射击教范，野外勤务，还有什么内务规则和陆军礼节等。第二是政治课，有总理遗教（三民主义），领袖言行（蒋介石的讲话），政治学、经济学、国际问题，侦探学等。更多的是党国要人的讲话。

留日学生训练班隶属于国民政府军委会第六部，部长是陈立夫，训练班的班主任是张道藩，总队长是郝鹏举。在国民党的派系里属于cc系，作为二陈的一支力量。陈立夫经常来班讲他的《唯生论》，也就是说，他的哲学观点，既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而是“唯生论”，可以说是陈立夫先生独到的创作。他说：人在世上生存是第一件大事，他引经据典，总还是离不开儒家孔孟哲学，有时也生吞活剥牵强附会，割裂一些马克思列宁的话，也不知道他是根本不懂，还是故意歪曲，讲的驴唇不对马嘴，弄的同学们啼笑皆非。他有时

大谈老庄、佛学；有时又扯到英国的休漠、德国的康德。纵横七大洲，上下几千年，卖弄他知识的渊博，实际却是“学问上的门外汉”。同学们常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立夫先生来讲话”。班主任张道藩讲总理遗教，也就是三民主义，但是讲到三民主义内容的时候却不多，而经常大讲他如何追随孙总理。在那里孙总理请他吃过什么饭，在那里又替总理办过什么事，遇到什么危险，总理又如何看重他。一两次还不算什么，时间长了，都感到实在无聊。叶道倍讲侦探学。据说他是当时中国四大名探之一，是中国的福尔摩斯，他大讲江湖上相面的一套，又讲特务盯哨的方法。他讲的津津有味，听的人却厌恶欲眠。蒋介石也来班上作过几次“训话”，讲的都是官样文章。最有味的一次是汪精卫的讲话。记得那一天晚上，总队长把同学们集合起来，只说是一位要人来作报告，但不宣布姓名。最奇怪

的是讲话人到达时，却把电灯熄灭了，讲了大约有五分钟才开了灯光。原来讲话人是汪精卫。那时一般人对汪的印象就不好，认为他是党棍、政客，为全国人民所轻视。但是他的讲话却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汪精卫的口才真是不可多得的。我们总队长郝鹏举，是属于老西北军的系统，由冯玉祥资送苏联留学回国的。讲话的艺术，待人的手段，也有一套，能受到一般人的尊敬。

一九三七年终，南京危急，留日学生训练班提前撤出，迁到江西庐山。三八年春季，又从庐山迁往湖北荆州。到了荆州，首先想起的是三国时期关云长防吴抗曹。那里还有关羽喂养赤兔马的石槽，古迹虽不多真实，总可以使人们抚今追昔，令人神往。留日学生训练班到了荆州，聘来一位名教授，叫叶青，是杂志《二十世纪》的主编，是有名学者，据说对马列主义有深刻研究，但是作了几次讲话，却使

人很不满意，不久才知道是托派，是叛徒，就不大受人尊重了。

留日学生训练班在荆州经过一次改组。那时已经国共合作，国民政府改组，第六部取消，训练班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政治部长是陈诚，训练班就由二陈的系统改属一陈的系统。班主任张道藩下台，换上了康泽，康泽是军统（复兴社）巨头。那时国民党内部各派都重视这个训练班，都想抓这个力量。蒋介石更干脆，把训练班改为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中央政治学校校长是蒋中正，从而我们就高升为蒋中正的学生了。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天子门生，成为委员长嫡系，可以与黄埔军校学生并驾齐驱了。总队长郝鹏举去职，由总队改为大队，大队长刘持钧是黄埔系学生，其重视这个训练班，可想而知。但新任要接收，旧任却不愿交待。同学们对军统也有抵触情绪。记得接收的一天，是经过一番激烈斗争

的。因为是军事训练，每个学生发有枪支子弹，为了恐怕旧任鼓动学生闹事，在接收的前一个晚上十二点以后，同学们都睡熟之际，黄埔系接收人员偷偷摸到学生宿舍，把所发枪支子弹全部偷去。学生惊醒，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再经旧任队长、区队长鼓动，同学们大部分脱去军装，换上便衣，坚决拒绝接收。第二天早饭后，集合的军号吹响了，却整不起队伍来。新任队长一面命令，一面劝说威胁利诱，双管齐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队伍集合起来。但大部分还是不穿军装，要求退班，去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大队长允许改编后再说，就这样把一支便衣队带到班本部门前广场。

学生队伍集合到广场以后，转瞬间风云变色，广场周围顿时被全副武装的军队包围起来。周围架起了机枪，如临大敌。新任班主任康泽登台讲话。同学们不是立正静听，却是席

地而座，痛哭流涕，声泪俱下。惹得康泽大怒，硬说是共产党鼓动捣乱，企图破坏，要求大家检举谁是共产党。会场一片混乱。我们这些毫无党派关系，天真纯洁的学生无所措手，不知如何是好。经过大约两个多小时的混乱，到底有四五十人被捕，关入禁闭室，会场才安静下来。康泽第二次登台讲话，说了些官样文章。要大家以国家、民族为重，以抗日救国为宗旨，不要受共产党的煽动，破坏国家的统一。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同学们提出质问：“既然政府宣布国共合作，为什么还要骂共产党破坏统一，这有什么事实根据；既然国共合作，共产党就是合法的组织，为什么还要逮捕共产党？”直问得康泽瞠目结舌，无辞解答。只好说，“这是个重大问题，三言二语是不能说明白的，以后我准备把这个问题作一个专题报告”。也就是他不能自圆其说，只有“且听下回分解”了。接着发表